

聪训斋语

科普教育与艺术修养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聪训斋语

(清) 张 英 著

卷 上

園翁曰：圣贤领要之语曰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”危者，嗜欲之心，如堤之束水，其溃甚易，一溃则不可复收也。微者，理义之心，如帷之映灯，若隐若现，见之难而晦之易也。人心至灵至动，不可过劳，亦不可过逸，惟读书可以养之。每见堪舆家，平日用磁石养针，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。闲适无事之人，镇日不观书，则起居出入，身心无所栖泊耳。目无所安顿，势必心意颠倒，妄想生嗔，处逆境不乐，处顺境亦不乐。每见人栖栖皇皇，觉举动无不碍者，此必不读书之人也。古人有言，扫地焚香，清福已具。其有福者，佐以读书，其无福者，便生他想。旨哉斯言！予所深赏。且从来拂意之事，自不读书者见之，似为我所独遭，极其难堪。不知古人拂意之事，有百倍于此者，特不细心体验耳。即如东坡先生，歿后遭逢高孝，文字始出，名震千古。而当时之忧谗畏讥，困顿转徙潮惠之间，苏过跣足涉水，居近牛栏，是何如境界。又如白香山之无嗣，陆放翁之忍饥，皆载在书卷。彼独非千载闻人，而所遇皆如此。诚一平心静观，则人间拂意之事可以涣然冰释。若不读书，则但见我所遭甚苦，而无穷怨尤嗔忿之心，烧灼不宁，其苦也何如也？且富盛之事，古人亦有之，炙手可热，转眼皆空。故读书可以增长道心，为颐养第一事也。记诵纂集，期以争长应世则多苦，若涉览，则何至劳心疲神？但当冷眼于闲中窥破古人筋节处耳。予于白陆诗，皆细注其年月，知彼于何年引退，其衰健之迹皆可指，

斯不梦梦耳。

圃翁曰：圣贤仙佛，皆无不乐之理。彼世之终身忧戚，忽忽不乐者，决然无道气无意趣之人。孔子曰乐在其中，颜子不改其乐，孟子以不愧不作为乐，《论语》开首说悦乐，《中庸》言无入而不自得，程朱教寻孔颜乐处，皆是此意。若庸人多求多欲，不循理，不安命，多求而不得则苦，多欲而不遂则苦，不循理则行多窒碍而苦，不安命则意多怨望而苦，是以跼天蹐地，行险侥幸，如衣敝絮行荆棘中，安知有康衢坦途之乐？唯圣贤仙佛，无世俗数者之病，是以常全乐体。香山字乐天，予窃慕之，因号曰乐圃。圣贤仙佛之乐，予何敢望。窃欲营履道一邱一壑，仿白傅之有叟在中，白须飘然，妻孥熙熙，鸡犬闲闲之乐云耳。

圃翁曰：予拟一联，将来悬草堂中：“富贵贫贱，总难称意，知足即为称意；山水花竹，无恒主人，得闲便是主人。”其语虽俚，却有至理。天下佳山胜水，名花美箭无限，大约富贵人役于名利，贫贱人役于饥寒，总无闲情及此，惟付之浩叹耳。

圃翁曰：唐诗如缎如锦，质厚而体重，文丽而丝密，温醇尔雅，朝堂之所服也。宋诗如纱如葛，轻疏纤朗，便娟适体，田野之所服也。中年作诗，断当宗唐律。若老年吟咏适意，阑入于宋，势所必至。立意学宋，将来益流而不可返矣。五律断无胜于唐人者，如王孟五言两句，便成一幅画。今试作五字，其写难言之景，尽难状之情，高妙自然，起结超远，能如唐人否？苏诗五律不多见，陆诗五律太率，非其所长。参唐宋人气味，当于五律见之。

圃翁曰：昌黎《听颖师琴诗》有云：“昵昵儿女语，恩怨相尔汝，忽然势轩昂，猛士赴战场。”又云：“失势一落千丈强。”欧阳公以为琵琶诗，信然。予细味琴音，如微风入深松，寒泉滴幽涧，静永古澹。其上下十三徽，出入一弦至七弦，皆有次第，大约由缓而急，由大而细，极于和平冲夷为主，安有昵昵儿女，忽变为金戈铁马之声。常建《琴诗》：“江上调玉琴，一弦清一心。泠泠七弦遍，万木沉秋阴。能令江月白，又令江水深。始知枯桐枝，可以徽黄金。”真可谓字字入妙，得琴之三昧者。味此，则与昌黎之言迥别矣。古来士大夫学琴，类不能多操。白香山止《秋思》一曲，范文正公止《履霜》一曲，高人抚弦动操，自有夷旷冲淡之趣，不在多也。古人制琴一曲，调适宫商，但传指法，后人强被以语言文字，失之远矣。甚至俗谱用《大学》，及《归去来辞》、《赤壁赋》，强配七弦，一字予以一音，且有以山歌小曲涵之者，其为唐突古乐甚矣，宜为雅人之所深戒也。大抵琴音以古淡为宗，非在悦耳。心境微有不清，指下便尔荆棘。清风朗月之时，心无机事，旷然天真，时鼓一曲，不躁不懒，则缓急轻重，合宜自然。正音出于腕下，清兴超于物表。放翁诗曰：“琴到无人听处工”，未深领斯妙者，自然闻古乐而欲卧，未足深论也。

圃翁曰：古人以眠食二者，为养生之要务。脏腑肠胃，常令宽舒有馀地，则真气得以流行，而疾病少。吾乡吴友李善医，每赤日寒风，行长安道上不倦。人问之，曰：“予从不饱食，病安得入？”此食忌过饱之明征也。燔炙熬煎，香甘肥膩之物，最悦口而不宜于肠胃。彼肥膩易于粘滞，积久则腹痛气塞，寒暑偶侵则疾作矣。放翁诗云：“倩盼作妖狐未惨，肥

甘藏毒鸩犹轻”，此老知摄生哉。炊饭极软熟，鸡肉之类，只淡煮；菜羹清芬鲜洁渥之，食只八分；饱后饮六安苦茗一杯，若劳顿饥饿归，先饮醇醪一二杯，以开胸胃。陶诗云，“浊醪解劬饥”，盖藉之以开胃气也。如此，焉有不益人者乎？且食忌多品，一席之间，遍食水陆，浓淡杂进，自然损脾。予谓或鸡鱼鳧豚之类，只一二种，饱食良为有益。此未尝闻之古昔，而以予意揣当如此。安寝乃人生最乐，古人有言，“不觅仙方觅睡方”。冬夜以二鼓为度，暑月以一更为度。每笑人长夜酣饮不休，谓之消夜。夫人终日劳劳，夜则宴息，是极有味，何以消遣为？冬夏皆当以日出而起，于夏尤宜。天地清旭之气，最为爽神，失之甚为可惜。予山居颇闲，暑月日出则起，收水草清香之味，莲方敛而未开，竹含露而犹滴，可谓至快。日长漏永，不妨午睡数刻，焚香垂幕，净展桃笙，睡足而起，神清气爽，真不啻天际真人。况居家最宜早起，倘日高客至，僮则垢面，婢且蓬头，庭除未扫，灶突犹寒，大非雅事。昔何文端公居京师，同年诣之，日晏未起，久之方出。客问曰：“尊夫人亦未起耶？”答曰：“然。”客曰：“日高如此，内外家长皆未起，一家奴仆，其为奸盗诈伪，何所不至耶？”公瞿然，自此至老不晏起。此太守公亲为予言者。

圃翁曰：山色朝暮之变，无如春深秋晚。四月则有新绿，其浅深浓淡，早晚便不同。九月则有红叶，其赭黄茜紫，或映朝阳，或回夕照，或当风而吟，或带霜而殷，皆可谓佳胜之极。其他则烟岚雨岫，云峰霞岭，变幻顷刻，孰谓看山有厌倦时耶？放翁诗曰：“游山如读书，浅深在所得。”故同一登临，视其人之识解学问，以为高下苦乐，不可得而强也。予

每日治装入龙眠，家人相谓：“山色总是如此，何用日日相对？”此真浅之乎言看山者。

圃翁曰：人家僮仆，最不宜多富，但有得力二三人，训谕有方，使令得宜，未尝不得兼人之用。太多则彼此相诿，恩养必不能周，教训亦不能及，反不得其力。且此辈当家道盛，则倚势作非，招尤结怨；家道替，则飞扬跋扈，反唇卖主，皆势所必至。予欲令家仆皆各治生业，可省游手游食之弊，不至于冗食为非也。且僮仆甚无取乎黠慧者。吾辈居家居宦，皆简静守理，不为暗昧之事，至衙门政务，皆自料理，不烦干仆巧权门之应对，为远道之输将，打点机密，奔走势利。所用者，不过趋蹌洒扫，负重徒步之事耳，焉用聪明才智为哉。至于山中耕田锄圃之仆，乃可为宝。其人无奢望，无机智，不为主人敛怨，彼纵不遵约束，不过懒惰愚蠢之小过，不必加意防闲，岂不为清闲之一助哉！

圃翁曰：昔人论致寿之道有四：曰慈、曰俭、曰和、曰静。人参慈心于物，不为一切害人之事，即一言有损于人，亦不轻发，推之戒杀生以惜物命，慎剪伐以养天和。无论冥报不爽，即胸中一段吉祥恺悌之气，自然灾沴不干，而可以长龄矣。人生福享，皆有分数，惜福之人，福尝有馀，暴殄之人，易至罄竭，故老氏以俭为宝。不止财用当俭而已，一切事常思节啬之义，方有馀地。俭于饮食，可以养脾胃；俭于嗜欲，可以聚精神；俭于言语，可以养气息非；俭于交游，可以择友寡过；俭于酬酢，可以养身息劳；俭于夜坐，可以安神舒体；俭于饮酒，可以清心养德；俭于思处，可以蠲烦去扰。凡事省得一分，即受一分之益。大约天下事，万不得已

者，不过十之一二。初见以为不得已，细算之，亦非万不得已。如此逐渐省去，但日见事之少。白香山诗云，“我有一言君记取，世间自取苦人多。”今试问劳扰烦苦之人，此事亦尽可已，果属万不可已者乎？当必恍然自失矣。人常和悦，则心气冲而五脏安，昔人所谓养欢喜神。真定梁公每语人，日间办理公事，每晚家居，必寻可喜笑之事；与客纵谈，掀髯大笑，以发舒一日劳顿郁结之气，此真得养生要诀。何文端公时，曾有乡人过百岁，公叩其术，答曰：“予乡村人无所知，但一生只是喜欢，从不知烦恼。”噫，此岂名利中人所能哉？《传》曰，“仁者静。”又曰，“知者动。”每见气躁之人，举动轻佻，多不得寿。古人谓砚以世计，墨以時計，笔以日计，动静之分也。静之义有二：一则身不过劳，一则心不轻动。凡遇一切劳顿忧惶喜乐恐惧之事，外则顺以应之，此心凝然不动，如澄潭，如古井，则志一动气，外间之纷扰皆退听矣。此四者，于养生之理，极为切实，较之服药引导，奚啻万倍哉！若服药则物性易偏，或多燥滞。引导吐纳，则易至作辍。必以四者为根本，不可舍本而务末也。《道德经》五千言，其要旨不外于此。铭之座右，时时体察，当有裨益耳。

圃翁曰：人生不能无所适以寄其意。予无嗜好，惟酷好看山种树。昔王右军亦云，“吾笃嗜种果”，此中有至乐存焉。手种之树，开一花，结一实，玩之偏爱，食之益甘，此亦人情也。阳和里五亩园，虽不广，倘所谓有水一池，有竹千竿者耶？花十有二种，每种得十馀本，循环玩赏，可以终老。城中地隘，不能多植，然在居室之西数武，花晨月夕，不须肩舆策蹇，自朝至夜分，可以酣赏饱看。一花一草，自始开至

零落，无不穷极其趣，则一株可抵十株，一亩可敌十亩。山中向营赐金园，今购芙蓉岛，皆以田为本，于隙地疏池种树，不废耕耘。阅耕是人生最乐，古人所云躬耕，亦止是课仆督农，亦不在沾体涂足也。

圃翁曰：山居宜小楼，可以收揽群峰众壑之势，竹杪松梢，更有奇趣。予拟于芙蓉岛南向，构一小楼，题曰“千崖万壑之楼”。大溪环抱，群岫耸峙，可谓快矣。筑小斋三楹，曰“佳梦轩”。夫人生如梦，信矣。使夕梦至此，岂不以为佳甚耶？陆放翁梦至仙馆，得诗云：“长廊下瞰碧莲沼，小阁正对青萝峰。”便以为极胜之景，予此中颇有之，可不谓之佳梦耶？香山诗云：“多道人生都是梦，梦中欢乐亦胜愁。”人既在梦中，则宜税驾咀嚼其梦，而不当为梦幻泡影之嗟。予固将以此为睡乡，而不复从邯郸道上，向道人借黄梁枕也。

圃翁曰：人生于珍异之物，决不可好。昔端恪公言，“士人于一研一琴，当得佳者。研可适用，琴能发音，其它皆属无益。”良然。瓷器最不当好。瓷佳者必脆薄，一盞值数十金，僮仆捧持，易致不谨，过于矜束，反致失手，朋客欢宴，亦鲜乐趣。此物在席，宾主皆有戒心，何适意之有。瓷取厚而中等者，不至太粗，纵有倾跌，亦不甚惜，斯为得中之道也。名画法书，及海内有名玩器，皆不可畜。从来贾祸招尤，可为龟鉴。购之不啻千金，货之不值一文，且从来真贋难辨，变幻奇于鬼神，装潢易于窃换。一轴得善价，继至者遂不旋踵，以伪为真，以真为伪，互相讪笑，止可供喷饭。昔真定梁公有字画之好，竭生平之力收之。独惜后为势家所求索殆尽。然虽与以佳者，辄谓非是，疑其藏匿，其子孙深受斯累，此可

为明鉴者也。

圃翁曰：天体至圆，故生其中者，无一不肖其体。悬象之大者，莫如日月。以至人之耳目手足，物之毛羽，树之花实，土得雨而成丸，水得雨而成泡，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圆。其方者，皆人力所为。盖禀天地之性者，无一不具天之体，万事做到极精妙处，无有不圆者。圣人之德，古今之至文法帖，以至一艺一术，以极圆而后登峰造极。裕亲王曾畅言其旨，适与予论相合。偶论及科场文，想必到圆处始佳。即饮食做到精美处，到口也是圆底。余尝观四时之旋运，寒暑之循环，生息之相因，无非圆转。人之一身，与天时相应。大约三四十以前，是夏至前，凡事渐长；三四十以后，是夏至后，凡事渐衰，中间无一刻停留。中间盛衰关头，无一定时候，大概在三四十之间，观于须发可见。其衰缓者，其寿多；其衰急者，其寿寡。人身不能不衰，先从上而下者多寿，故古人以早脱顶为寿征。先从下而上者多不寿，故须发如故，而脚软者难治。凡人家道亦然，盛衰增减，决无中立之理。如一树之花，开到极盛，便是摇落之期。多方保护，顺其自然，犹恐其速开，况敢以火气催逼之乎？京师温室之花，能移牡丹各色桃于正月，然花不尽其分量，一开之后，根干辄萎。此造化之机，不可不察也。尝观草木之性，亦随天地为圆转，梅以深冬为春，桃李以春为春，榴荷以夏为春，菊桂芙蓉以秋为春。观其枝节含苞之处，浑然天地造化之理。故曰：复其见天地之心乎。

圃翁曰：人往往于古人片纸只字，珍如拱璧，其好之者，索价千金。观其落笔神采，洵可宝矣，然自予观之，此特一

时笔墨之趣所寄耳。若古人终身精神识见，尽在其文集中，乃其呕心剥肺而出之者。如白香山、苏长公之诗数千首，陆放翁之诗八十五卷，其人自少至老，仕宦之所历，游迹之所至，悲喜之情，怫愉之色，以至容貌髣髴，饮食起居，交游酬酢，无一不寓其中。较之偶尔落笔，其可宝不且万倍哉？予怪世人，于古人诗文集不知爱，而宝其片纸只字，为大惑也。余昔在龙眠，苦于无客为伴，日则步履于空潭碧涧，长松茂竹之侧，夕则掩关读苏陆诗，以二鼓为度。烧烛焚香煮茶，延两君子于坐，与之相对，如见其容貌须眉然。诗云：“架头苏陆有遗书，特地携来共索居。日与两君同卧起，人间何客得胜渠。”良非解嘲语也。

圃翁曰：予尝言享山林之乐者，必具四者，而后能长享其乐，实有其乐，是以古今来不易见也。四者维何？曰道德、曰文章、曰经济、曰福命。所谓道德者，性情不乖戾，不谿刻，不偏狭，不暴躁，不移情于纷华，不生嗔于冷暖。居家则肃雍简静，足以见信于妻孥；居乡则厚重谦和，足以取重于邻里；居身则恬淡寡营，足以不愧于衾影。无忤于人，无羨于世，无争于人，无憾于己。然后天地容其隐逸，鬼神许其安享，无心意颠倒之病，无取舍转徙之烦，此非道德而何哉？佳山胜水，茂林修竹，全恃我之情性识见取之，不然，一见而悦，数见而厌心生矣。或吟咏古人之篇章，或抒写性灵之所见，一字一句可千秋；相契无言，亦成妙谛，古人所谓：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”又云：“登东皋以舒啸，临清流而赋诗。”断非不解笔墨人所能领略，此非文章而何哉？夫茅亭草舍，皆有经纶；菜陇瓜畦，具见规画，一草一木，其布

置亦有法度。淡泊而可免饥寒，徒步而不致委顿。良辰美景，而匏樽不空；岁时伏腊，而鸡豚可办。分花乞竹，不须多费，而自有雅人深致；疏池结篱，不烦华侈，而皆能天然入画。此非经济而何哉？从来爱闲之人，类不得闲；得闲之人，类不爱闲。公卿将相，时至则为之。独是山林清福，为造物之所深吝。试观宇宙间，几人解脱？书卷之中，亦不多得。置身在穷达毁誉之外，名利之所不能奔走，世味之所不能缚束。室有菜妻，而无交谪之言；田有伏腊，而无乞米之苦，白香山所谓事了心了，此非福命而何哉？四者有一不具，不足以享山林清福。故举世聪明才智之士，非无一知半见；略知山林趣味，而究竟不能身入其中，职此之故也。

圃翁曰：予于归田之后，誓不著缎，不食人参。夫古人至贵，犹服三浣之衣。缎之为物，不可洗，不可染，而其价六七倍于湖州绉绉与丝绉，佳者三四钱一尺，比于一匹布之价。初时华丽可观，一沾灰油，便色改不可浣洗。况予素性疏忽，于衣服不能整齐，最不爱华丽之服。归田后，唯著絨褐、山茧、文布、湖绉，期于适体养性。冬则羔裘，夏则蕉葛，一切珍裘细縠，悉摒弃之，不使外物妨吾坐起也。老年奔走应事务，日服人参一二钱，细思吾乡米价，一石不过四钱，今日服参价如之或倍之，是一人而兼百余人糊口之具，忍孰甚焉，侈孰甚焉！夫药性原以治病，不得已而取效于旦夕，用是补续血气，乃竟以为日用寻常之物，可乎哉？无论物力不及，即及亦不当为，予故深以为戒。倘得邀恩遂初，此二事，断然不渝吾言也。

圃翁曰：古人美王司徒之德，曰“门无杂宾”，此最有味。

大约门下奔走之客，有损无益。主人以清正高简安静为美，于彼何利焉。可以啖之以利，可以动之以名，可以怵之以利害，则欣动其主人；主人不可动，则诱其子弟，诱其僮仆。外探无稽之言，以荧惑其视听；内泄机密之语，以夸示其交游。甚且以伪为真，将无作有，以侥幸其语之或验，则从中而取利焉。或居要津之位，或处权势之地，尤当远之益远也。又有挟术技以游者，彼皆藉一艺以售其身，渐与仕宦相亲密，而遂以乘机遽会，其本念决不在专售其技也。挟术以游者，往往如此。故此辈之朴讷迂钝者，犹当慎其晋接，若狡黠便佞，好生事端，踪迹诡秘者，以不识其人，不知其姓名为善。勿曰：“我持正，彼安能惑我？我明察，彼不能蔽我。”恐久之自堕其术中而不能出也。

圃翁曰：予性不爱观剧，在京师一席之费，动逾数十金，徒有应酬之劳，而无酣适之趣。不若以其费济困赈急，为人我利溥也。予六旬之期，老妻礼佛时，忽念诞日例当设梨园，宴亲友，吾家既不为此，胡不将此费制绵衣裤百领，以施道路饥寒之人乎？次日为余言，笑而许之。予意欲归里时，仿陆梭山居家之法，以一岁之费，分为十二股，一月用一分，每日于食用节省，月晦之日，则总一月所馀，别作一封，以应贫寒之急，能多作好事一两件，其乐逾于日享大烹之奉多矣。但在勉力而行之。

圃翁曰：移树之法，江南以惊蛰前后半月为宜。大约从土掘出之根，最畏春风，故须用土裹密，用草包之，不宜见风，甚不宜于隔宿。所以吴门建业来卖花者，行千里，经一月而犹活，乃用金汁土密护其根，不使露风之故。近地移植

反不活者，不知此理之故也。其新生细白根，系生气所托，尤不当损。人但知深根固蒂，不知亦不宜太深。《种植书》谓加旧迹一指，若太深，则泥水伤树皮，断然不茂矣。凡树，大约花时移，则彼精脉在枝叶，易活，于桂尤甚。花已有蓓蕾，移之多开。然此最泄气，故移树而花盛开者，多不活，惟叶茂则其树必活矣。牡丹移在秋，当春宜尽去其花，若少爱惜则其气泄，树即活亦不茂，数年后多自萎。树之作花甚不易，气泄则本伤。古人云：“再实之木，其根必伤。”人之于文章功名也亦然，不可不审也。

圃翁曰：予少年嗜六安茶，中年饮武夷而甘，后乃知芥茶之妙，此三种可以终老，其它不必问矣。芥茶如名士，武夷如高士，六安如野士，皆可为岁寒之交。六安尤养脾，食饱最宜，但鄙性好多饮茶，终日不离瓯碗，为宜节约耳。

圃翁曰：《论语》云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。”考亭注：“不知命，则见利必趋，见害必避，而无以为君子。”予少年奉教于姚端恪公，服膺斯语，每遇疑难踌躇之事，辄依据此言，稍有把握。古人言居易以俟命，又言行法以俊命。人生祸福荣辱得丧，自有一定命数，确不可移。审此则利可趋，而有不必趋之利；害宜避，而有不能避之害。利害之见既除，而为君子之道始出。此为字甚有力，既知利害有一定，则落得做好人也。权势之人，岂必与之相抗以取害，到难于相从处，亦要内不失己。果谦和以谢之，宛转以避之，彼亦未必决能祸我。此亦命数宜然，又安知委曲从彼之祸，不更烈于此也。使我为州县官，决不用官银媚上官，安知用官银之祸，不甚于上官之失欢也。昔者米脂令萧君，掘李贼之祖坟，贼破京

师后，获萧君置军中，欲甘心焉。挟至山西，以二十人守之，萧君夜遁，后复为州守，自著《虎吻馀生》记其事。李贼杀人数十万，究不能杀一萧君，生死有命，宁不信然耶？予官京师日久，每见人之数应为此官，而其时本无此一缺，有人焉竭力经营，干办停当，而此人无端值之，或反为此人之所不欲，且滋诟詈，如此者不一而足。此亦举世之人共知之，而当局往往迷而不悟。其中之求速反迟，求得反失，彼人为此人而谋，此事因彼事而坏，颠倒错乱，不可究诘，人能将耳目闻见之事，平心体察，亦可消许多妄念也。

圃翁曰：人生适意之事有三：曰贵、曰富、曰多子孙。然是三者，善处之则为福，不善处之则足为累。至为累而求所谓福者，不可见矣。何则？高位者，责备之地，忌嫉之门，怒尤之府，利害之关，忧患之窟，劳苦之藪，谤讪之的，攻击之场。古之智人，往往望而却步。况有荣则必有辱，有得则必有失，有进则必有退，有亲则必有疏。若但计邱山之得，而不容铢两之失，天下安有此理？但己身无大谴过，而外来者平淡视之，此处贵之道也。佛家以货财为五家公共之物：一曰国家，二曰官吏，三曰水火，四曰盗贼，五曰不肖子孙。夫人厚积，则必经营布置，生息防守，其劳不可胜言。则必有亲戚之请求，贫穷之怨望，僮仆之奸骗，大而盗贼之劫取，小而穿箭之鼠窃，经商之亏折，行路之失脱，田禾之灾伤，抢夺之争讼，子弟之浪费。种种之苦，贫者不知，唯富厚者兼而有之。人能知富之为累，则取之当廉，而不必厚积以招怨；视之当淡，而不必深恃以累心。思我既有此财货，彼贫穷者，不取我而取谁，不怨我而怨谁？平心息忿，庶不为外物所累。

俭于居身，而裕于待物，溥于取利，而谨于盖藏，此处富之道也。至子孙之累尤多矣。少小则有疾病之虑，稍长则有功名之虑，浮奢不善治家之虑，纳交匪类之虑，一离膝下，则有道路寒暑饥渴之虑，以至由子而孙，展转无穷，更无底止。夫年寿既高，子息蕃衍，焉能保其无疾病痛楚之事，贤愚不齐，升沉各异，聚散无恒，忧乐自别。但当教之孝友，教之谦让，教之立品，教之读书，教之择友，教之养身，教之俭用，教之作家。其成败利钝，父母不必过为萦心；聚散苦乐，父母不必忧念成疾。但视己无甚刻薄，后人当无倍出之患；己无大偏私，后人自无抢夺之患；己无甚贪婪，后人自当无荡尽之患。至于天行之数，稟赋之愚，有才而不遇，无因而致疾，延良医慎调治，延良师谨教训，父母之责尽矣，父母之心尽矣，此处多子孙之道也。予每见世人，处好境而郁郁不快，动多悔吝忧戚，必皆此三者之故。由不明斯理，是以心徧见隘，未食其报，先受其苦。能静体吾言，于扰扰之中，存荧荧之亮，岂非热火坑中一服清凉散，苦海波中一架八宝筏哉！

圃翁曰：予自四十六七以来，讲求安心之法，凡喜怒哀乐劳苦恐惧之事，只以五官四肢应之，中间有方寸之地，常时空空洞洞，朗朗惺惺，决不令入，所以此地常觉宽绰洁净。予制为一城，将城门紧闭，时加防守，惟恐此数者阑入。亦有时贼势甚锐，城门稍疏，彼间或阑入，即时觉察，使驱之出城外。而牢闭城门，令此地仍宽绰洁净。十年来渐觉阑入之时少，不甚用力驱逐。然城外不免纷扰。主人居其中，尚无浑忘天真之乐，倘得归田遂初，见山时多，见人时少，空

潭碧落，或庶几矣。

圃翁曰：予之立训，更无多言，止有四语：读书者不贱，守田者不饥，积德者不倾，择交者不败。尝将四语，律身训子，亦不用烦言夥说矣。虽至寒苦之人，但能读书为文，必使人钦敬，不敢忽视，其人德性，亦必温和，行事决不颠倒，不在功名之得失，遇合之迟速也。守田之法，详于《恒产琐言》。积德之说，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诸史百家，无非阐发此议，不须赘说。择交之说，予目击身历，最为深切。此辈毒人，如鸩之入口，蛇之螫肤，断断不易，决无解救之说，尤四者之纲领也。余言无奇，正布帛菽粟，可衣可食，但在体验亲切耳。

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，大人退食之暇，随所欲言，取素笺书之，得八十四幅，示长男廷瓚，装成二册，敬置座右，朝夕览诵，道心自生，传示子孙，永为世宝。延瓚敬识。

卷 下

圃翁曰：人生必厚重沉静，而后为载福之器。王谢子弟，席丰履厚，田庐仆役，无一不具，且为人所敬礼，无有轻忽之者。视寒畯之士，终年授读，远离家室，唇燥吻枯，仅博束修数金，仰事俯育，咸取诸此。应试则徒步而往，风雨泥淖，一步三叹，凡此情形，皆汝辈所习见。仕宦子弟，则乘舆驱肥，即僮仆亦无徒行者，岂非福耶？乃与寒士一体怨天尤人，争较锱铢得失，宁非过耶？古人云：“予之齿者去其角，

与之翼者两其足。”天道造物，必无两全。汝辈既享席丰履厚之福，又思事事周全，揆之天道，岂不诚难？惟有敦厚谦谨，慎言守礼，不可与寒士同一感慨歎歎，放言高论，怨天尤人，庶不为造物鬼神所呵责也。况父祖经营多年，有田庐别业，身则劳于王事，不获安享，为子孙者，生而受其福，乃又不思安享，而妄想妄行，宁不大可惜耶？思尽人子之责，报父祖之恩，致乡里之誉，诒后人之泽，唯有四事：一曰立品，二曰读书，三曰养身，四曰俭用。世家子弟，原是贵重，更得精金美玉之品，言思可道，行思可法，不骄盈，不诈伪，不刻薄，不轻佻，则人之钦重，较三公而更贵。予不及见祖父赠光禄公恂所府君，每闻乡人言其盛德，邑人仰之如祥麟威凤。方伯公己酉登科，邑人荣之，赠以联曰：“张不张威，愿秉文文名天下；盛有盛德，期可藩藩屏王家。”至今桑梓以为美谈。

父亲赠光禄公拙庵府君，予逮事三十年，生平无疾言遽色，居身节俭，待人宽厚，为介弟，未尝以一事一言，干谒州县，生平未尝呈送一人。见乡里煦煦以和，所行隐德甚多，从不向人索逋欠。以故三世皆祀于乡贤，请主入庙之日，里人莫不欣喜，道盛德之报，是亦何负于人哉！予行年六十有一，生平未尝送一人于捕厅，令其呵谴之，更勿言笞责。愿吾子孙，终守此戒勿犯也。不足则断不可借债，有馀则断不可放债，权子母起家。惟至寒之士稍可，若富贵人家为之，敛怨养奸，得罪招尤，莫此为甚。乡里间荷担负贩，及庸工小人，切不可取其便宜。此种人所争不过数文，我辈视之甚轻，而彼之含怨甚重。每有愚人，见省得一文，以为得计，而不

知此种人心忿，口碑所损实大也。待下我一等之人，言语辞气，最为要紧。此事甚不费钱，然彼人受之，同于实惠，只在精神照料得来，不可惮烦。《易》所谓“劳谦”是也。予深知此理，然苦于性情疏懒，惮于趋承，故我惟思退处山泽，不见要人，庶少斯过，终日懔懔耳。读书固所以取科名，继家声，然亦使人敬重。今见贫贱之士，果胸中淹博，笔下氤氲，自然进退安雅，言谈有味。即使迂腐不通方，亦可以教学授徒，为人师表。至举业乃朝廷取士之具，三年开场大比，专视此为优劣。人若举业高华秀美，则人不敢轻视。每见仕官显赫之家，其老者或退或故，而其家索然者，其后无读书之人也。其家郁然者，其后有读书之人也。山有猛兽，则藜藿为之不采，家有子弟，则强暴为之改容，岂止掇青紫、荣宗坊而已哉。予尝有言曰，“读书者不贱”，不专为场屋进退而言也。父母之爱子，第一望其康宁，第二冀其成名，第三愿其保家。《语》曰，“父母惟其疾之忧”，夫子以此答武伯之问孝，至哉斯言。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，孝莫大焉。养身之道，一在谨嗜欲、一在慎饮食、一在慎忿怒、一在慎寒暑、一在慎思索、一在慎烦劳。有一于此，足以致病，以貽父母之忧，安得不时时谨懔也。吾貽子孙，不过瘠田数处耳，且甚荒芜不治，水旱多虞，岁入之数，仅足以免饥寒畜妻子而已。一件儿戏事做不得，一件高兴事做不得。生平最喜陆梭山过日治家之法，以为先得我心，诚仿而行之，庶几无鬻产荡家之患。予有言曰，“守田者不饥”。此二语足以长世，不在多言。凡人少年德性不定，每见人厌之曰慳，笑之曰啬，诮之曰俭，辄面发热。不知此最是美名，人肯以此诮之，亦最是美事，不

必避讳。人生豪侠周密之名，至不易副。事事应之，一事不应，遂生嫌怨；人人周之，一人不周，便存形迹。若平素俭嗇，见谅于人，省无穷物力，少无穷嫌怨，不亦至便乎？四者立身行己之道，已有崖岸，而其关键切要，则又在于择友。人生二十内外，渐远于师保之严，未跻于成人之列。此时知识大开，性情未定，父师之训不能入，即妻子之言亦不听，惟朋友之言，甘如醴而芳若兰。脱有一淫朋匪友，阑入其侧，朝夕浸灌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。从前四事，遂荡然而莫可收拾矣。此予幼年时知之最切。今亲戚中倘有此等之人，则踪迹常令疏远，不必亲密。若朋友，则直以不识其颜面，不知其姓名为善，比之毒草哑泉，更当远避。芸圃有诗云：“于今道上揶揄鬼，原是尊前妩媚人。”盖痛乎其言矣。择友何以知其贤否，亦即前四件能行者为良友，不能行者为非良友。予暑中退休，稍有暇晷，遂举胸中所欲言者，笔之于此。语虽无文，然三十余年涉历仕途，多逢险阻，人情物理，知之颇熟，言之较亲，后人勿以予言为迂，而远于事情也。

楷书如坐如立，行书如行，草书如奔。人之形貌虽不同，然未有倾斜跛侧为佳者。故作楷书，以端庄严肃为尚，然须去矜束拘迫之态，而有雍容和愉之象，斯晋书所独擅也。分行布白，取乎匀净，然亦以自然为妙。《乐毅论》如端人雅士，《黄庭经》如碧落仙人，《东方朔像赞》如古贤前哲，《曹娥碑》有孝女婉顺之容，《洛神赋》有淑姿纤丽之态，盖各像其文，以为体要，有骨有肉。一行之间，自相顾盼，如树木之枝叶扶疏，而彼此相让；如流水之沦漪杂见，而先后相承。未有偏斜倾侧，各不相顾，绝无神采步伍，连络映带，而可称

佳书者。细玩《兰亭》，委蛇生动，千古如新。董文敏书大小疏密，于寻行数墨之际，最有趣致，学者当于此参之。

法昭禅师偈云：“同气连枝各自荣，些些言语莫伤情。一回相见一回老，能得几时为弟兄。”词意蔼然，足以启人友于之爱。然予尝谓人伦有五，而兄弟相处之日最长。君臣之遇合，朋友之会聚，久速固难必也。父之生子，妻之配夫，其时早者皆以二十岁为率。惟兄弟或一二年，或三四年，相继而生。自竹马游戏，以至鲐背鹤发，其相与周旋，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。若恩惠浹洽，猜间不生，其乐岂有涯哉！近时有周益公，以太傅退休，其兄乘成先生，以将作监丞退休，年皆八十，诗酒相娱者终其身。章泉赵昌甫兄弟，亦俱隐于玉山之下，苍颜华发，相从于泉石之间，皆年近九十，真人间至乐事，亦人间稀有之事也。

《论语》文字，如化工肖物，简古浑沦，而尽事情，平易涵蕴，而不费辞，于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之外别为一种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之文，极闳阔精微，而包罗万有。《孟子》则雄奇跌宕，变幻洋溢。秦汉以来，无有能此四种文字者。特以儒生习读而不察，遂不知其章法字法之妙也，当细心玩味之。

古人读《文选》，而悟养生之理，得力于两句，曰：“石蕴玉而山辉，水怀珠而川媚”，此真是至言。尝见兰蕙芍药之蒂间，必有露珠一点，为蚊虫所食，则花萎矣。又见笋初出当晓，则必露珠数颗在其末，日出则露复敛而归根，夕则复上，田间有诗云，“夕看露颗上梢行”是也。芳侵晓入园，笋上无露珠，则不成竹，遂取而食之。稻上亦有露，夕现而朝敛。人之元气，全在于此，故《文选》二语，不可不时时体

察，得诀固不在多也。

世人只因不知命，不安命，生出许多劳扰。圣贤明明说与曰：“君子居易以俟命”。又曰：“君子行法以俟命”。又曰：“修身以俟之”，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”。因知之真，而后俟之安之。予历世故颇多，认此一字颇确。曾与韩慕庐宿斋天坛，深夜剧谈，慕庐谈当年乡会试时，乡试则有得售之想，场中颇着意。至会试殿试，则全无心而得会状，会试场大风吹卷欲飞，号中人皆取石坚押，韩独无意祝曰：“若当中则自不吹去。”亦竟无恙。故其会试殿试文，皆游行自在，无斧凿痕。予谓慕庐：“足下两掇巍科，当是何如勇猛，以此言告人，人决不信，余独信之。”

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。自就塾以后，有室有家，渐远父母之教，初离师保之严。此时乍得友朋，投契缔交，其言甘如兰芷，甚至父母兄弟妻子之言，皆不听受，惟朋友之言是信。一有匪人厕于间，德性未定，识见未纯，断未有不为其所移者，余见此屡矣。至仕宦子弟尤甚，一入其彀中，迷而不悟，脱有关尊长诫谕，反生嫌隙，益滋乖张。故余家训有云：“保家莫如择友。”盖痛心疾首斯言之也。汝辈但于至戚中，观其德性谨厚，好读书者，交友两三人足矣。况内有兄弟，互相师友，亦不至岑寂。且势利言之，汝则温饱，来交者，岂皆有文章道德之切磨。平居则有酒食之费，应酬之扰，一遇婚丧有无，则有资给称贷之事。甚至有争讼外侮，则又有关说救援之事。平昔既与之契密，临事却之，必生怨毒反唇，故余以为宜慎之于始也。况且嬉游征逐，耗精神而荒正业，广言谈而滋是非，种种弊端，不可纪极，故特为痛切发

挥之。昔人有戒，“饭不嚼便咽，路不看便走，话不想便说，事不思便做”，洵为格言。予益之曰：“友不择便交，气不忍便动，财不审便取，衣不慎便脱。”

学字当专一，择古人佳帖，或时人墨迹，与己笔路相近者，专心学之。若朝更夕改，见异而迁，鲜有得成者。楷书如端坐，须庄严宽裕，而神采自然掩映。若体格不匀净，而遽讲流动，失其本矣。汝小字可学《乐毅论》，前见所写《乐毅论》，大有进步，今当一心临仿之。每日明窗净几，笔精墨良，以白奏本纸，临四五百字，亦不须太多，但工夫不可间断。纸画乌丝格，古人最重分行布白，故以整齐匀净为要。学字忌飞动草率，大小不匀，而妄言奇古磊落，终无进步矣。行书亦宜专心一家，赵松雪佩玉垂绅，丰神清贵，而其原本，则出于《圣教序》、《兰亭》，犹见晋人风度，不可訾议之也。汝作联字，亦颇有丰秀之致，今专学松雪，亦可望其有进，但不可任意变迁耳。

时文以多作为主，则工拙自知，才思自出，蹊径自熟，气体自纯。读文不必多，择其精纯条畅，有气局词华者，多则百篇，少则六十篇，神明与之浑化，始为有益。若贪多务博，过眼辄忘，及至作时，则彼此不相涉，落笔仍是故吾。所以思常窒而不灵，词常窘而不裕，意常枯而不润，记诵劳神，中无所得，则不熟不化之病也。学者犯此弊最多。故能得力于简，则极是要诀。古人言，简练以为揣摩，最是立言之妙，勿忽而不察也。

治家之道，谨肃为要，《易经·家人》卦，义理极完备，其曰：“家人嗃嗃，悔厉吉，妇子嘻嘻终吝。”嗃嗃近于烦琐，

然虽厉而终吉，嘻嘻流于纵轶，则始宽而终吝。余欲于居室自书一额曰“惟肃乃雍”，常以自警，亦愿吾子孙共守也。

人之居家立身，最不可好奇。一部《中庸》，本是极平淡，却是极神奇。人能于伦常无缺，起居动作，治家节用，待人接物，事事合于矩度，无有乖张，便是圣贤路上人，岂不是至奇！若举动怪异，言语诡激，明明坦易道理，却自寻奇觅怪，守偏文过，以为不坠恒境，是穷奇恣机之流，乌足以表异哉？布帛菽粟，千古至味，朝夕不能离，何独至于立身制行而反之也？

与人相交，一言一事，皆须有益于人，便是善人。余偶以忌辰，着朝服出门，巷口见一人，遥呼曰：“今日是忌辰！”余急易之，虽不识其人，而心感之。如此等事，在彼无丝毫之损，而于人为有益。每谓同一禽鸟也，闻鸾凤之名则喜，闻鸱鸢之声则恶，以鸾凤能为人福，而鸱鸢能为人祸也。同一草木也，毒草则远避之，参苓则共宝之，以毒草能伤人，而参苓能益人也。人能处心积虑，一言一动，皆思益人，而痛戒损人，则人望之若鸾凤，宝之如参苓，必为天地之所佑，鬼神之所服，而享有多福矣。此理之最易见者也。

凡读书，二十岁以前所读之书，与二十岁以后所读之书迥异。幼年知识未开，天真纯固，所读者，虽久不温习，偶尔提起，尚可数行成诵。若壮年所读，经月则忘，必不能持久。故六经、秦汉之文，词语古奥，必须幼年读，长壮后，虽倍蓰其功，终属影响。自八岁至二十岁，中间岁月无多，安可荒弃？或读不急之书？此时时文固不可不读，亦须择典雅醇正，理纯辞裕，可历二三十年无弊者读之。如朝华夕落，浅

陋无识，诡僻失体，取悦一时者，安可以珠玉难换之岁月，而读此无益之文？何如诵得《左》、《国》一两篇，及东西汉典贵华腴之文数篇，为终身受用之宝乎？且更可异者，幼龄入学之时，其父师必令其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，两汉八家文。及十八九，作制义，应科举时，便束之高阁，全不温习。此何异衣中之珠，不知探取，而向途人乞浆乎？且幼年之所以读经书，本为壮年扩充才智，驱驾古人，使不寒俭，如畜钱待用者然。乃不知寻味其义蕴，而弁髦弃之，岂不大相刺繆乎？我愿汝曹将平昔已读经书，视之如拱璧，一月之内，必加温习。古人之书安可尽读，但我所已读者，决不可轻弃，得尺则尺，得寸则寸，毋贪多，毋贪名，但读得一篇，必求可以背诵，然后思通其义蕴，而运用于手腕之下，如此则才气自然发越。若曾读此书，而全不能举其词，谓之画饼充饥；能举其词，而不能运用，谓之食物不化；二者其去枵腹无异。汝辈于此，极宜猛省。

凡物之殊异者，必有光华发越于外，况文章为荣世之业，士子进身之具乎？非有光彩，安能动人？闾中之文，得以数言概之，曰：理明词畅，气足机圆。要当知棘闱之文，与窗稿房行书不同之处，且南闱之文，又有与他省不同处。此则可以意会，难以言传。唯平心下气，细看南闱墨卷，将自得之。即最低下墨卷，彼亦自有得手，亦不可忽。此事最渺茫，古称射虱者，视虱如车轮，然后一发而贯。今能分别气味，截然不同，当庶几矣。汝曹兄弟叔侄，自来岁正月为始，每三六九日一会，作文一篇，一月可得九篇，不疏不数，但不可间断，不可草草塞责。一题入手，先讲求书理极透彻，然后

布格遣词，须语语有着落，勿作影响语，勿作艰涩语，勿作累赘语，勿作雷同语。凡文中鲜亮出色之句，谓之调，调有高卑，疏密相间。繁简得宜处，谓之格，此等处最宜理会。深恼人读时文累千累百，而不知理会，于身心毫无裨益。夫能理会，则数十篇百篇已足，焉用如此之多。不能理会，则读数千篇，与不读一字等。徒使精神瞢乱，临文捉笔，依旧茫然，不过胸中旧套应副，安有名理精论，佳词妙句，奔汇于笔端乎？所谓理会者，读一篇则先看其一篇之格，再味其一股之格，出落之次第，讲题之发挥，前后竖义之浅深，词调之华美。诵之极其熟，味之极其精，有与此等相类之题，有不相类之题，如何推广扩充。如此，读一篇有一篇之益，又何必多，又何能多乎？每见汝曹读时文成帙，问之，不能举其词，叩之，不能言其义，粗者不能，况其精者乎？自诳乎，诳人乎？此绝不可解者。汝曹试静思之，亦不可解也。以后当力除此等之习。读文必期有用，不然宁可不可不读。古人有言，读生文，不如玩熟文，必以我之精神，包乎此一篇之外，以我之心思，入乎此一篇之中。噫嘻，此岂易言哉！汝曹能如此用功，则笔下自然充裕，无补缉寒涩支离冗泛草率之态。汝每月寄所作九首来京，我看一会两会，则汝曹之用心不用心，务外不务外，了然矣。作文决不可使人代写，此最是大家子弟陋习。写文要工致，不可错落涂抹，所关于色泽不小也。汝曹不能面奉教言，每日展此一次，当有心会。幼年当专攻举业，以为立身根本。诗且不必作，或可偶一为之。至诗馀则断不可作，余生平未尝为此，亦不多看。苏辛尚有豪气，馀则靡靡，何可近也。

余久历世途，日在纷扰荣辱劳苦忧患之中，静念解脱之法，成此八章。自谓于人情物理，消息盈虚，略得其大意。醉醒卧起，作息往来，不过如此而已。顾以年增衰老，无由自适，二十馀年来，小斋仅可容膝，寒则温室拥杂花，暑则垂帘对高槐，所自适于天壤间者止此耳。求所谓烟霞林壑之趣，则仅托于梦想，形诸篇咏，皆非实境也。辛巳春分前一日，积雪初融，霁色回暖，为三郎廷璐书此，远寄江乡，亦可知翁针砭气质之偏，流览造物之理，有此一知半见，当不至于汨没本来耳。

古称仕宦之家，如再实之木，其根必伤，旨哉斯言，可为深鉴。世家子弟，其修行立名之难，较寒士百倍，何以故？人之当面待之者，万不能如寒士之古道，小有失检，谁肯面斥其非？微有骄盈，谁肯深规其过？幼而骄惯，为亲戚之所优容，长而习成，为朋友之所谅解。至于利交而谄，相诱为非，势交而谀，相倚而作愚者，又无论矣。人之背后称之者，万不能如寒士之直道，或偶誉其才品，而虑人笑其逢迎，或心赏其文章，而疑人鄙其势利。甚且吹毛索瘢，指摘其过失，而以为名高；批枝伤根，讪笑其前人，而以为痛快。至于求利不得，而嫌隙易生于有无，依势不能，而怨毒相形于荣悴者，又无论矣。故富贵子弟，人之当面待之也恒恕，而背后责之也恒深，如此则何由知其过失，而显其名誉乎？故世家子弟，其谨饬如寒士，其俭素如寒士，其谦冲小心如寒士，其读书勤苦如寒士，其乐闻规劝如寒士，如此则自视亦已足矣。而不知人称之者，尚不能如寒士。必也谨饬倍于寒士，俭素倍于寒士，谦冲小心倍于寒士，读书勤苦倍于寒士，乐闻规

劝倍于寒士，然后人之视之也，仅得与寒士等。今人稍稍能谨饬俭素，谦下勤苦，人不见称，则曰世道不古，世家子弟难做。此未深明于人情物理之故也。我愿汝曹，常以席丰履盛为可危可虑，难处难全之地，勿以为可喜可幸，易安易逸之地。人有非之责之者，遇之不以礼者，则平心和气，思所处之时势，彼之施于我者，应该如此，原非过当。即我所行十分全是，无一毫非理，彼尚在可恕，况我岂能全是乎？古人有言“终身让路，不失尺寸”。老氏以让为宝，左氏曰：“让，德之本也。”处里闰之间，信世俗之言，不过曰，“渐不可长”，不过曰，“后将更甚”，是大不然。人孰无天理良心，是非公道。揆之天道，有满损虚益之义，揆之鬼神，有亏盈福谦之理。自古只闻忍与让，足以消无穷之灾悔，未闻忍与让，翻以酿后来之祸患也。欲行忍让之道，先须从小事做起。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，见天下大讼大狱，多从极小事起。君子敬小慎微，凡事只从小处了。余行年五十馀。生平未尝多受小人之侮，只有一善策，能转湾早耳，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气，则不至于受大气，吃得小亏，则不至于吃大亏。此生平得力之处，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。子曰：“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”便宜者，天下人所共争也，我一人据之，则怨萃于我矣，我失便宜，则众怨消矣，故终身失便宜，乃终身得便宜也。汝曹席前人之资，不忧饥寒，居有室庐，使有臧获，养有田畴，读书有精舍，良不易得。其有游荡非僻，结交淫朋匪友，以致倾家败业，路人指为笑谈，亲戚为之浩叹者，汝曹见之闻之，不待余言也。其有立身醇谨，老成俭朴，择人而友，闭户读书，名日美而业日成，乡里指为令器，父兄期其远大者，

汝曹见之闻之，不待余言也。二者何去何从，何得何失，何芳如芝兰，何臭如腐草。何祥如麟凤，何妖如鸩鹮，又岂俟予言哉！汝辈今皆年富力强，饱食温衣，血气未定，岂能无所嗜好。古人云，凡人欲饮酒博弈，一切嬉戏之事，必皆觅伴侣为之。独读快意书，对佳山水，可以独自怡悦。凡声色货利一切嗜欲之事，好之，有乐则必有苦，惟读书与对山水，止有乐而无苦。今架有藏书，离城数里有佳山水，汝曹与其狎无益之友，听无益之谈，赴无益之应酬，曷若珍重难得之岁月，纵读难得之诗书，快对难得之山水乎？我视汝曹所作诗文，皆有才情，有思致，有性情，非梦梦全无所得于中者，故以此谆谆告之。欲令汝曹安分省事，则心神宁谧，而无纷扰之害。寡交择友，则应酬简而精神有馀，不闻非僻之言，不致陷于不义，一味谦和谨饬，则人情服而名誉日起。制义者，秀才立身之本根。本固则人不敢轻，自宜专力攻之。馀力及诗字，亦可怡情。良时佳辰，与兄弟姊夫辈，一料理山庄，抚问松竹，以成余志。是皆于汝曹有益无损，有乐无苦之事，其尚聪听之义。